



【杂文】

## 野鸡文凭

□茅家梁

如今,人们喜欢把不经正途弄来的学历证明称为“野鸡文凭”。实际上,野鸡确实应该有些委屈——“汝等想飞黄腾达,为啥非要把咱们‘洋雉’和那张不光彩的纸儿扯在一起?”按庄子的描绘,旷野、沼泽地里的野鸡走几步,在地上啄一啄,找虫子吃,走几百步,走得更远一些,看到有水就喝一点,尽管类似贫困户,不过活得很自在。野鸡“不蕲畜乎樊中”,蕲(qì同“祈”)就是乞求,它不乞求被养在“较高待遇”的笼子里,还有些难得的清高。

人们之所以在来历不明的“文凭”前边,弄个“野鸡”的定语做限制,大概主要是拿它与“家”养的有所区别,以示对非正宗的“野路子”必须加以蔑视。

那些“野鸡文凭”应该像什么呢?啊哦,想起了明朝太监刘永诚的“假髯”。《万历野获编·补遗》里说,“太监刘马儿为帅西征。临戎必戴假髯以令其众,盖取威重”。刘永诚,别名刘马儿。“以帝掌御马监事。为人忠谨,善骑射。三扈(hù跟着)成祖北征,皆为偏将”。太监是用不着剃须刀的,而刘马儿明明算得上是小半个军事家,运筹帷幄,指挥若定,部下都非常敬畏他,然而小刘却怕人家瞧不起他,在中军帐里发号施令,一定要戴上“假髯”,捋捋长长乌黑的美髯,似现代上海人说的“拗拗造型”,为的是要显得威严和庄重。

“假髯”与他打胜仗的真本事,其实没有一毛钱的关系,但是胸前美髯

飘飘,跟下巴以下光秃秃,感觉迥然不同,于是,陡然会产生颇多的优越感。刘马儿,这么一个太监中的佼佼者,在历史上,确实罕见,值得人们敬仰,然而如果实事求是地不要掩饰缺憾,又有谁会在意他后天的不足呢?

“盖从无中生来,定要都归无去”(吕坤《呻吟语》)。譬如一盆清水,好事者打搅起来,大大小小的泡沫成百上千,等平静下来,还是一盆水,只不过因为“挥洒”而浪费,比原先

还浅了若干,浑了许多。

有真真假假文凭的官员常常喜欢拿某句名言自诩——“胸前一瓠,不溺拍天之浪”。此“瓠”者,嫩的时候,食之并不一定可口,而老了肯定是虚空之瓜,一副短颈大腹的模样,依赖这个丑东西,就淹不死了?一命呜呼,那是不可能的,因为他们只是在岸上比划。阮氏三兄弟劈波斩浪的时候,又何尝绑过那劳什子?

现在更有些单位片面地要求“水天一色”,闹得本来就在惊涛骇浪中游得“泼刺刺”的“浪里白条”张顺,也寻门路去弄了个“瓠”,别别扭扭地系在胸前,排在整齐的行列里,余光一扫,被自己折腾得够呛的李逵,照例一副“膀爷”腔,肚脐眼之上,请人涂了只漂亮的“瓠”,类似“野鸡文凭”,却照样混在“游泳健将”的队伍里。

那些“野鸡文凭”还应该像什么呢?啊哦,想起了《围城》里的方鸿渐。方鸿渐与韩学愈,不约而同都从爱尔兰骗子手上买了“特别有名的克莱登大学”的“博士文凭”。方

鸿渐形容博士文凭“仿佛有夏娃,亚当下身那片树叶的作用”。遮羞?御寒?

假使方鸿渐一个人有“野鸡文凭”,自然成色可疑,是有些孤独的寂寞且相当危险的,而一旦有了韩学愈这样的“学长”,就比较硬气了,被拆穿的危险就减去了五成。“克莱登大学”的“博士”一多,假的也就成了真的。互相认证,团结起来,就像《水浒》里金枪手徐宁的锁子甲,一环受锁,众环护卫,那就难以收拾了。

既然铺天盖地的广告信息夸大其词成了合法的谎言,“野鸡文凭”也就自然成了概念上的“无罪欺瞒”——骗的是抽象的“国家”,骗到的是具体的实惠,又没有从你的碗里夹走过一片粉蒸肉,“千卿何事”?持有野鸡文凭的人,对老百姓多半会有如此解释。

民间高考资讯服务平台“上大学网”发布了《上大学网第五批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》,又揭露了全国73所野鸡大学。野鸡大学也称“学历工厂”,它们哪怕不加班加点连轴转,就按部就班地生产“野鸡文凭”,也足够有关部门忙碌很长时间了。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麻烦啊!鱼图食而心甘情愿地吞饵,其能脱钩者几何?不花工夫激励自己奋发图强,而老是投机取巧,琢磨走“捷径”想占便宜,不光是道德在节节败退,连权力的运用也背离了生活经验的法则——学历崇拜导致学历腐败,死杠杠抹杀活灵活现的创造力,“野鸡文凭”自然要应运而生了。

“梅雨怪生在城郊的大雨山里。大雨山每天每夜下大雨,一秒钟也不曾停过。床铺设一个角落不是湿嗒嗒,身上没一块地方不是潮黏黏,衣服没一次晒干过,鞋套里没一天不灌满水。即便如此,梅雨怪还是每天干干净净冲个澡,洗衣服,折好被头,每晚记得把套鞋倒过来挂好。大雨一直下了十二个月。梅雨怪肩膀上长出羊齿草,脚上钻出蘑菇,掌心冒出黑木耳,连牙缝里都生了青苔。梅雨怪把它们细细地摘下来,洗干净,煮了一锅热汤,然后等着朋友们来。”

一小段给小孩子读的童话文字,却让我这个大人泪眼婆娑。梅雨怪是只什么妖怪?梅雨怪是知名绘本作家熊亮作品中的主人公,一个在逆境中闪耀着正能量的小人儿。

梅雨怪说:“对不能改变的事,我从来不抱怨。”那么,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事?这恰恰是人生的困惑之处。

也许都“姓梅”的缘故,梅雨怪让我自然想到了梅球王。再度折戟沉沙美洲杯的梅西,心灰意冷地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,这招致了铺天盖地的谩骂。在许多人眼里,年

【人生随想】

## 梅雨怪与梅球王

□达文东东

轻的球王成为了只会逃避,不会担当的男人。点球屡屡不进,一夜之间,梅球王成了霉球王。但在我看来,梅球王的选择完全可以理解。

“神女应无恙,当惊世界殊。”人定胜天的豪迈,其实常常是一种错觉。读《史记》多遍,唯独对飞将军李广的人生际遇感慨最深。李将军引刀自刭前叹道,“广结发与

匈奴大小七十余战,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,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,而又迷失道,岂非天哉!且广年六十余矣,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。”

身经百战,其心入钢。但在命运之神面前,每一个人却都是弱者。李将军如此,何况梅球王。

《警世通言》中,有“钝秀才一朝交泰”的故事。主人公马德称从22岁起,开始走霉运,从此开始,靠人人倒,靠山山倒,坐船遇上黄河决口,教书碰上孩子病亡,诸如此类,正如书中刻薄小人所言:“马德称是个降祸的太岁,耗气的鹤神,所到之处,必有灾殃。”从此京中给他起了一个异名,叫做“钝秀才”。

有一段特别传神,“凡钝秀才街上过去,家家闭户,处处关门。但是早行遇着钝秀才的一日没采,做买卖的折本,寻人的不遇,告官的理输,讨债的不是厮打定是厮骂,就是小学生上学也被先生打几下手心。有此数项,把他做妖物相看,倘然狭路相逢,一个个吐口涎沫,叫句吉利方走。可怜马德称衣冠之胃,饱学之才,今日时运不利,弄得日无饱餐,夜无安宿。同时有个浙中吴监生,性甚硬直,闻知

钝秀才之名,不信有此事,特地寻他相会。延至寓所,叩其胸中所学,甚有接待之意。坐席犹未暖,忽得家书报家中老父病故,踉跄而别,转荐与同乡吕鸿胪。吕公请至寓所,待以盛饌,方才举箸,忽然厨房中火起,举家惊慌逃奔。”

“钝秀才”成了妖怪,但他心里却住着一只梅雨怪,毫无怨言地接受这命运的安排。最终否极泰来,随着仇家倒台,霉运结束,先是金榜题名,接着洞房花烛,结局美好。

人生不如意事十之七八,注定多数时候不会有“钝秀才”这样的美好结局,但我愿每个人的心里都能有一只梅雨怪。

因为面对命运,我们要学会的不只是抗争。

扫描二维码  
关注壹点文学



扫描二维码,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,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,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,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2016年

## 齐鲁晚报中小 暑假征文启事

暑假生活就要开始了,漫长的两个月怎么过才会轻松而有意义?是来一次说走就走的亲子旅行,还是有选择地读几本中外名著……暑期是一个多彩的季节,是学生们娱乐身心,展示天性的大好时光,为了培养中小学生的写作习惯,给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,本报决定举办中小暑假征文活动。

**征文要求:**征文作品以暑期生活实践和体验为主,反映“旅游见闻”、“暑期社会实践”、“生活感悟”,也可记叙“读书感悟”。结合亲身经历,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。征文题目自拟,体裁不限,字数限定在1000字以内。

**征文时间:**即日起至8月25日

**投稿邮箱:**qlwbzu@126.com

暑假征文结束后,本报将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,对热心组织征文活动的单位和学校设立优秀组织奖。本报将对优秀作品予以刊发。

来稿时请将作者姓名、学校、班级及联系方式附在稿件后,有指导教师的请注明指导教师姓名。本次征文活动不收取任何报名费、参赛费!只要热爱写作,就快来参加暑假征文活动吧!

【小小说】

## 毛笔字

□刘恒杰

我的同学丁墨师范毕业后,被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,一呆就是十年。十年里,他虽然郁闷,但在认认真真教课之余,一直没有放下练毛笔字。他喜欢柳公权的玄秘塔碑,像在学校时那样,每天都临摹三个小时。因此,不到30岁的丁墨就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书法家了。他的字学柳而不拘泥于柳,在继承中又有创新。当时,市里许多有名的书法家都慕名前去与他交流,许多重大书法活动也都邀请他参加。

字写得好,又因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豆腐块,镇上便借调了墨去干秘书。

丁墨去镇上的第三年,关系也转到了镇上,成了一名公务员,丁墨心里很高兴。一天,我去镇上办事,见到了丁墨。午饭后,丁墨约我去他的宿舍。我见他的写字台上放着几本字帖,全是张旭的草书,铺开的一张宣纸上也是写的草书。

我问道:“开始练草书了?”

丁墨笑了笑,没有回答。

后来,在镇上工作的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,他们的镇领导也好写毛笔字,只练狂草。

在镇上当了十多年秘书后,丁墨被调到市研究室工作,五年后,被提拔为科长。

一个周末,我因孩子上学的事找丁墨帮忙。他要我去他的办公室。

丁墨正在写毛笔字。他没有看我,一边写一边说:“来,看看这一幅写得怎么样?”

我对书法没有研究,但知道他摹写的是郑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。办公室地上也铺满了他写的那四个字的宣纸,几乎插不下脚。

我问道:“又练郑板桥了?”

丁墨像是没有听见。他写完,放下笔,又仔细端详起来。好久,他才摇了摇头,又苦笑了一下。他目光一直落在那四个字上,像是没有看到我的到来。

不久的一次同学聚会上,一个同学说,新来的市领导也喜欢写毛笔字,但只练郑板桥。丁墨曾多次把自己的狂草和郑体送到书画展上去展评,但反映平淡。

有一天,我在新华书店碰见了丁墨,那时他刚从市委研究室副主任的位子上离岗。他手里拿着几本字帖,《金刚经刻石》《神策军碑》等等,全是柳公权的。

我问他:“又回来了?”

丁墨咧嘴笑了笑,说:“这么多年,我一直学不来张旭的狂放不羁,也把握不好郑板桥的‘难得糊涂’,现在想想,还是觉得柳体好,一笔一画,工工整整,写起来也顺手。”

我想,如果这二十多年来丁墨一直不放弃他喜欢的柳公权,既不迷失自我,又能博采众长,或许早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书法家了。